

中國典籍日本注釋叢書·論語卷

張培華 編

目一松平賴寬撰

論語徵集覽

中



中國典籍日本注釋叢書

論語卷

張培華 編

論語徵集覽

中



論語徵集覽卷之七

論語徵集覽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述而第七

勸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古包氏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新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
 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
 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
 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述先王之舊而未
 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
 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
 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
 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
 而功則倍於作矣
 此又不可不知也
古義述者依古而傳之也作者始創其事也竊比
 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兩者皆不自我作古之謂老
 彭偶有若此之美故夫子竊比之云亦謙辭述而
 不作不自用也信而好古必考古也夫子之德賢
 於堯舜何所不能作然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皆
 好古傳述而不敢有所創作者何哉蓋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智不好
 自我作古而好事必誓古況往聖典則布在方策
 述之而有餘信之而可法何以創作爲夫子之言

蓋慎安意造作也。論曰：宋儒每以發前聖之所未發爲功，殊不知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備，無所不到。豈復有所未發而必待後人之發之邪？若孟子性善養氣等說，皆爲仁義而發，本述夫子之言者也。先儒以爲發前聖之所未發而亦自欲以其說附于孟子之後，持敬主靜等說，種種繼作，而其論道必曰虛靈不昧，必曰冲漠無朕，必曰明鏡止水，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言皆出於佛老之緒餘，而至於吾孔孟之書，則本無此語，亦無此理。謂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乎？其是非得失，不待辨而明矣。

徵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必古稱老彭之語。孔子誦之以自比也，以其行適同也。是孔子知命之言。王者不興，孔子不克，當作者之聖，故云爾。大戴禮虞戴德篇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佗人，則

否公曰教佗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
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
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
夏后氏之祔懷褐也行不越境祔蓋玉名衣褐懷
玉也以此觀之老彭古之善教人者也而孔子以
教學爲事故以自比之也舊註竊比尊之之辭我
親之之辭殷世甚遠孔子何以親之邢昺疏老彭
卽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
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錢
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一

云卽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
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凡此諸說。誕不足信。
然古來多壽。必稱彭祖。則必其壽世所希有者。其
以老見稱。必世享天子養老之禮者。它若老聃。亦
必屢享國老之養。故以老顯也。其以彭爲聃者。蓋
孔子以我親之親其所師也。然老彭大戴禮明言
商則不可從矣。古者學祭先聖先師。文王世子曰。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註。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
以爲之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註。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按彭城近魯。則魯必祀老彭爲先師。故孔子竊以尊之。我以親之也。述而不作。有不能作者。有能作而不敢作者。能作而不敢作。是以稱焉。古者古之道也。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信之故好之。好之故博學而詳盡之。是以能述焉。老彭則不可得而考矣。若孔子之聖。可以作而可以述也。命不至。故不敢作。故曰知命之言也。朱子曰。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殊不知孔子

不作禮樂故曰不作豈謙乎哉先師當尊豈可命以謙乎且其意以智自高俯視萬世如蟲蟻然以此其心而視孔子故以爲謙爾然則孔子非聖邪虞夏商周之道待孔子而載諸簡微孔子則古聖人之道若有若亡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其所以聖邪

仁齋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智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是其意固執孟子賢於堯舜之言而謂古聖人之道孔子猶有所不取焉孔子貴中庸是其所以賢

舜之大智中庸

於古聖人也殊不知古聖人之道本非一聖之所
能建乃歷數千載衆聖所成故雖孔子之聖不學
則不能知之孔子深知其如此故深信而篤好之
此孔子之意也若夫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
智者可以解舜之大智己果仁齋之言是乎則孔
子之於古聖人猶舜之於群下也抑揚之間可不
慎乎且中庸德也非道也孔子之言中庸乃登高
必自卑意豈謂孔子之道爲中庸乎且宋儒合道
德而一之仁齋亦徇其舊習乃莊老之遺謬庸之
大者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古鄭玄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新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

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

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古義識知也默而識之猶曰靜言思之言不待人言而自識之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句語孟中人

凡三出而他章皆無默而識之一句故不從舊說何有於我言此二者之外何德能有於我也蓋不

厭不倦皆夫人所能外此別無可稱者此雖謙辭益見其德之盛也此二者雖常人皆可得而及故

夫子每自當之然推其極則有非聖人不能至者

夫子貢知之故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

子欲無言陽貨篇

日出而作逸士傳擊壤歌

徵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學之道在默而識之。何者。先王之道禮樂是已。禮樂不言。欲識其義。豈言之所能盡哉。習之久則自然有喻焉。故子欲無言。及門人問之。而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學之道其若斯乎。問或不得已而一言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皆欲其自得之也。故默而識之則好。好則學而不厭。不厭則樂。樂則誨人不倦。三者相因而至焉。故曰。何有於我哉。言其不容我力也。我者。我學者也。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于我何有哉。人多謂不假帝力也。殊不知

作息食力協韻力字句絕作息飲食皆帝所使也
莫所容我力也正與此章同詁朱註以爲孔子自
謙之言非矣孔子語學問之方何謙之有仁齋先
生曰默而識之猶靜言思之倭人之言何容乎辨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

古孔安國曰夫子
常以此四者爲憂

新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
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
猶憂況
學者乎

古義德因脩而進學因講而明徙義則善日長改
不善則惡日消此四者聖人豈不能哉但夫子好

學之深體道之無窮故自以爲憂也。修德謂養仁義之良心也。學者所以明此也。聞義則徙不善則改皆所以脩德也。蓋德者本也其所以成始成終者總在于學。此孔門學問之極則學者之所當遵守者也。夫道之無窮猶四方上下之無際愈出愈高愈入愈深是以學者有學者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聖人有聖人之學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然其歸則一不爲聖人而加不爲愚人而損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若自以爲得則非知道者也。故雖以夫子之聖尚爾云云此道之所以爲大而夫子之爲聖也。

徵是吾憂也。孔子憂夫門人之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也。誨人不倦之事焉。孔子不以天下爲憂而以門人爲憂。知命之言焉。朱註以爲孔子自憂非矣。脩者務美之也。如脩飾脩潔脩治之脩性之德未

周語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見文選

易繫辭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孔子答子張顏淵篇

必美故務美之也講習也如講武之講漢以後以

問難為講如四子講德論及釋奠有講師讀師可

以見己後世以明其理解之益失之矣易大傳曰

崇德廣業是為二事則徙義改不善崇德之目也

孔子答子張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或以為二或

以為四不必拘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古馬融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

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急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急

惟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
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古義

燕居間暇無事之時此門人記夫子平居之

容如此及乎其接人則亦自不同所謂君子有三

變及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也欲爲聖人

之學者當先觀聖人氣象此卽學問之準則不可

忽諸○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

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急惰

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徵申申天居不容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

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也是之謂乎程子謂申申天天中和氣象是誠然

然是特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者盛德之至

豈可學而爲乎宋儒輩多不學聖人之道而欲學

孔子曰見禮記
雜記

聖人故云爾。聖人豈可學而能乎。按博雅作印印妖妖古字通用。

子曰甚矣吾衰也。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古孔安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新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古義此門人常見夫子賢於堯舜而今聞其思慕周公如此之甚有竊異之心因知其慕古之篤好學之深也。蓋夫子壯時切欲行周公之道於天下故夜夢屢見之及乎其老無復是夢而自知其衰之甚蓋歎此道之不行于世也。論曰夢者心之動也夜之所夢即晝之所思人心不能無思則不能